

· 专家笔谈 ·

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 与中国角色

王 健 任 琳 吴洪英 刘中民 徐秀丽

内容提要 作为一个术语，“全球南方”是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热议和争论的理论问题；作为一种现实，“全球南方”是影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既有国际格局新变化的深层背景，也有非常浓厚的大国博弈色彩，同时为深化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促推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改革与务实合作。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普遍不满西方国家试图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主张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既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之一，更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还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当下则面临着严峻且复杂的国际形势：一方面，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借助分类、拉拢和施压等手段，试图分化瓦解“全球南方”乃至排斥和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渐增，自主发展意识和制度建设加强。鉴此，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并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不断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新型南南合作，从而不断助力全球发展治理新架构的构建。

关键词 国际秩序 “全球南方” 南南合作 2023年金砖国家峰会
中东 非洲

作者简介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任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吴洪英，湖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球南方”的中东板块：历史逻辑与现实价值*

刘中民

一 “全球南方”概念持续升温的背景

作为一个术语，“全球南方”是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热议和争论的理论问题；作为一种现实，“全球南方”是影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变

* 本文系 2022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国际体系和中东地区互动关系研究”（22JJD810023）的阶段性成果。

① Sumayya Ismail, “Can BRICS End ‘Apartheid’ against the Global South?”, <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23/8/22/can-brics-end-apartheid-against-the-global-south>, 2023-09-20.

革的重要力量。但是，目前国际社会围绕“全球南方”的含义和构成并未形成广泛的共识。一般而言，“全球南方”是国际社会中既具有明显共性又存在显著差异的国家群体。正如有关分析指出，“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政治集团，而是一个包含多样化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但“全球南方”具有鲜明的“共同基因”，如拥有反帝反殖民的历史，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主张多极化，反对霸权、追求正义等特征。^①

事实上，“全球南方”并非新鲜的概念，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发布了《打造全球南方》报告，“全球南方”概念就是该报告的重要关键词。在“全球南方”概念之前，在国际社会便有“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等一系列概念，尽管其内涵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多在不同时期被用来指代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水平方面落后于西方，并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界定，“全球南方”包括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涵盖广大亚非拉地区。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功能而言，它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显然是侧重发展合作领域的经济范畴。但是，在近几年特别是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以来，“全球南方”不仅成为国际舆论热议的话题，其内容也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地缘政治蕴意，其重要原因在于伴随国际格局剧烈变动，在冷战后国际地位一度遭到削弱的南方国家作为“中间地带”的战略价值迅速上升，而南方国家在大国博弈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中战略自主增强，使其在国际格局中的战略地位迅速上升。当然，南方国家作为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实力和作用的上升，也是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重要经济基础。

因此，在当前的国际社会，无论是美欧西方国家以及南方国家自身，都在话语和实践层面争取“全球南方”的主导权，使其服务于自身利益和战略的需要。^②由此可见，“全球南方”概念背后既存在话语之争，也存在权力博弈。为表达中国对“全球南方”的理解和立场，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于2023年7月25日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专门就加

^① 《什么是“全球南方”？》，<https://www.jfdaily.com/static/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646149&sid=67>, 2023-09-02。

^② 王辉耀、苗绿：《西方热炒“全球南方”概念，中国如何应对？》，载《环球时报》2023年7月20日。

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了中国的立场和主张。王毅表示，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张。王毅还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第一，要消除冲突，共建和平；第二，要重振活力，共促发展；第三，要开放包容，共谋进步；第四，要团结一致，共商合作。^① 2023 年 8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②

在东起阿富汗西至摩洛哥的广大中东地区，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为西方坚定盟友的以色列外，其他所有国家都可以归入“全球南方”国家的行列。中东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板块，既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更有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二 中东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板块的历史逻辑

中东地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历史上对人类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近代以来，伴随奥斯曼帝国衰落和西方殖民扩张，中东地区相继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受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影响，中东地区体系具有明显的依附性特征。无论是殖民时期的殖民统治和委任统治，还是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中东国家的深刻影响，以及冷战后西方的“民主改造”和新自由主义对中东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强势干预，都使得中东国家的发展路径具有严重的外部依赖性。^③ 因此，长期以来，独立、和平、发展是中东国家的不懈追求，并使中东国家成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的重要成员，这也构成了中东国家在当今成为“全球南方”重要板块的历史逻辑所在。

第一，中东国家在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形成了“全球南方”的政治底

^① 参见《王毅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

^② 《“全球南方”同呼吸共命运》，http://www.news.cn/world/2023-08/23/c_1129819576.html, 2023-09-02。

^③ 刘中民：《阿拉伯之春十年后看中东困局》，载《环球时报》2020 年 11 月 3 日。

色——独立自主。自19世纪以来，中东国家就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最终形成中东的独立民族国家体系。有学者根据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把20世纪现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划分为3个阶段，即20世纪初期以土耳其、伊朗民族民主革命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为标志的“中东的觉醒”，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为内容的“中东的抗争”，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以反帝反殖斗争胜利、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为标志的“中东的巨变”。^① 总之，中东国家经历了长期反殖、反帝、反霸的斗争才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从而使其具备了独立自主的纯正政治底色。

第二，发展振兴作为“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构成了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懈追求的目标。从19世纪奥斯曼帝国寻求现代化的“坦齐马特”（原意为“整顿”）改革和埃及的阿里改革运动，到20世纪上半叶土耳其、伊朗、埃及、阿富汗等中东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从二战后中东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伊斯兰复兴主义对发展道路的探索，到经历西方新自由主义失败和“阿拉伯剧变”阵痛后各国纷纷制定新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愿景，^② 中东国家为实现发展振兴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进而使其与“全球南方”肩负着共同的历史使命。

第三，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张，中东国家为实现公道正义广泛参与了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作为“全球南方”的前身，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特别是亚非会议的召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七十七国集团的建立，构成了南方国家兴起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并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东国家不仅广泛参与了南方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集体斗争和国际组织，而且建立和发展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地区性

^① 详尽论述参见王铁铮：《试论现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载《西亚非洲》1991年第6期，第41~48页；刘中民：《挑战与回应：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281页。

^② 关于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规划等问题的论述，可参见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哈全安著：《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陈万里等著：《二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发展道路案例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王林聪主编：《中东发展报告 No. 24（2021~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和功能性的国际组织，为维护中东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阿富汗、伊朗、也门、沙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埃及、苏丹等一批中东国家参加了1955年召开的亚非会议，积极推动亚非国家团结反帝、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1961年兴起的不结盟运动中，埃及与南斯拉夫、印度、印度尼西亚、加纳一起构成了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埃及开罗还承办了不结盟运动的筹备会议。中东国家也是1964年成立的七十七国集团的重要参与者，阿尔及利亚还于1967年主办了七十七国集团第一次部长级会议。^①更为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以中东国家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发起了震撼世界的石油斗争，以“限产、提价、禁运”为主要措施保护中东国家的经济权益，不仅极大地支援了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斗争，更对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

三 中东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板块的现实价值

第一，中东国家是“全球南方”国家中一支独立自主的重要力量。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对中东的干预、控制、侵略和渗透，使得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体系具有外部强加的典型特征，也使中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依附性特点。^②如前所述，中东国家在近代以来为实现独立自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始终难以彻底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外部干涉。

近年来，伴随国际体系内大国力量格局变化，域外大国对中东的影响趋于多元平衡，地区国家的自主性上升，导致中东地区格局正呈现出值得肯定的积极变化。^③伴随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大国战略竞争并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东国家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能源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信和战略自主得到了极大提升。乌克兰危机

^① 关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具体情况，可参见李琮著：《第三世界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畅征、陈峰君主编：《第三世界的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雷声著：《寻求独立、平等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See Bernard Lewi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6, pp.28-46.

^③ 刘中民：《重构中的中东地区格局：迎来和平发展“新气象”？》，载《世界知识》2022年第18期，第14页。

以来，在美国发起对俄罗斯谴责、围堵、制裁的过程中，中东国家的态度尽管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基本上采取了相对中立的立场和政策，^①并未加入美国制裁和对抗俄罗斯的阵营，尤其是土耳其、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等美国盟国，并未简单按照美国要求行事，而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进行理性选择，甚至敢于拒绝美国的要求（如石油限产），这一切都是中东国家战略自主增强的体现。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不仅有利于维护其自身利益，更使中东地区构成了维护全球战略格局稳定的重要“中间地带”。

第二，中东国家是“全球南方”国家中维护地区与全球安全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由于西方采取分而治之、军事干预、代理人战争等政策对中东事务进行干预，导致地区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领土边界矛盾、地缘政治矛盾、民族宗教纷争异常复杂，酿成了层出不穷的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进而使中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冲突性特征，中东地区也成为和平赤字、安全赤字最为严重的地区。

但是，当前中东地区形势正在出现可喜的积极变化，进而使中东国家在消除地区冲突、维护地区和世界安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伴随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并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中东地区大国在“阿拉伯剧变”以来面临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美、俄的战略博弈重点从中东转向乌克兰，促使地区国家纷纷进行战略调整。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出现了罕见的“和解潮”。^②特别是自2023年3月10日中国、沙特和伊朗三方发表沙特与伊朗和解的《北京声明》后，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土耳其与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关系、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的关系都出现了对话、缓和的积极互动，进而有利于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展。^③当前沙特、土耳其等中东国家已成为斡旋地区和国际冲突的重要角色。例如，土耳其在斡旋乌

^① 关于中东国家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可参见章远：《俄乌冲突与伊朗维持中东地区均势的对外行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42~57页；余纲正：《新型“中间地带”：俄乌冲突中的阿拉伯国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58~76页；杨晨：《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表现、动因及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77~94页；吴诗尧：《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动机、举措及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95~116页。

^② 参见金良祥：《中东国家新一轮关系缓和探析》，载《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第6期，第137~152页。

^③ 刘中民：《中国促成沙伊和解，推动中东和平发展新潮流》，载《光明日报》2023年4月5日。

克兰危机特别是达成黑海粮食运输协议方面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沙特在召开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斡旋苏丹冲突方面的作用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第三，中东国家是“全球南方”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伙伴。“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核心就是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进一步凝聚促发展的国际共识，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利；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推动发达国家切实履行援助承诺，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国人民。^① 在促进发展问题上，中东国家不仅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同时更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合作的重要伙伴。

一方面，在经历了长期的艰辛探索和多次挫折之后，中东国家纷纷把发展转型作为国家的战略选择，纷纷制定和实施各种发展愿景，体现了中东国家实现发展的迫切愿望。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联合国《千年宣言》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指引下，许多中东国家开始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其目标在于摆脱发展困境，破解民生难题，巩固政权和统治根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水平。^② 开拓国际合作渠道，强化对外合作力度，推进发展规划的实施，^③ 构成了中东国家实施发展规划的重要特征，这势必促使其积极参与“全球南方”发展合作。

另一方面，中东国家已成为金砖国家等“全球南方”国家国际发展的合作重要伙伴。当前，金砖国家会议已成为“全球南方”最具实力和活力的国际发展合作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对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吸引力。截至 2023 年 8 月，已有超过 40 个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20 多个国家正式提出加入申请，其中就包括 9 个中东国家。在 2023 年 8 月南非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23 个国家正式申请成为金砖合作机制正式成员，最终峰会决定增加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联酋六国为成员国，其中埃及、伊朗、沙特、阿联酋四国为中东国家。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前首席经济学家纳赛尔·赛迪评价说，中东国家面临诸多经济领域的共同挑战，其中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基础设施发展和摆脱贫困等问题尤为关键，特别是多个产油国近年来致力于实现经济

① 参见《王毅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

② 王林聪主编：《中东发展报告 No. 24（2021～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版，第 2 页。

③ 同上书，第 14 页。

多元化以摆脱对石油收入的依赖，加入金砖机制对于这些国家制定符合其国情的解决方案来说大有裨益。^① 中东四国加入无疑将使“金砖发展成色更足、分量更重。”中东四国人口总和约2.3亿，进一步提升了金砖在国际上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四国已探明石油储量总和约占全球储量的34%，已探明天然气储量总和约占全球储量的27%，为金砖发展注入强大推动力和续航力；四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超过2.2万亿美元，货物贸易总额约1.9万亿美元，将为金砖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潜力和空间。^②

此外，中东文明的独特性、多样性也使中东国家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文明互鉴、交流治国理政经验的重要伙伴。由于中东国家长期饱受外部干涉之苦，中东国家更是“全球南方”团结一致，共商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的重要伙伴。

总之，中东国家在历史中形成了“全球南方”国家追求独立自主、发展振兴、公道正义的共同特征，在当前和未来“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中，中东国家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板块，并对保持全球战略格局稳定，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促进全球发展合作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在新一轮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中东国家必将为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利和共同利益做出更大的贡献。

^① 《十二年来金砖国家首次扩员 中东地区何以占据四席?》，<https://news.cri.cn/20230825/da5bd51b-fbeb-752d-6835-ef7618e723d4.html>, 2023-09-03.

^② 《中东伙伴为金砖增色》，<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5832783128027522>, 2023-09-03.

Abstracts

“Global South” and China’s Role in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Wang Jian, Ren Lin, Wu Hongying, Liu Zhongmin & Xu Xiuli

Abstract: As a term, “Global South” is a hotly debated and discussed theoretical issue in world public opin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As a reality, “Global South” is an important force influencing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world order and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s. The rise of “Global South” is not only against the deep background of new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pattern, but also in strong sense of big power game. Meanwhile, it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deepening cooperation in global development governance. Currently, the Global South countries are generally dissatisfied with the so – called “international order based on rules that the Western countries” advertise and try to impose on the developing world; rather, they advocate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o develop in a more just and reasonable direction. The BRICS countries, which include more Middle East and African countries after expansion in 2023,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lobal South”, will make use of the BRICS cooperative mechanism to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reform and practical cooperation i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hina, 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BRICS, a certain member of “Global South”, and an important leader of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is facing severe and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On the one hand, Western countries, led by the U. S. , are taking various means of classification, treating and pressure to divide and balance the “Global South”, even to exclude and contain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he “Global South” is increasing,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self – development and system building are also rising. In this regard, China should base on its own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continuously deepen new – typed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among “Global South” countries,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framework of global development governanc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order; “Global South”;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West Asia and Africa, No. 6, December 2023

2023 BRICS Summit; Middle East; Africa

